

楔子

百味珍位於京城西單牌樓西長安街上的中段，是一間擁有兩間門面、古樸趣致的甜品鋪子，雖然稱不上是遠近馳名、一等一的名店，可鋪子裡的甜品糕點都是尋常百姓非常喜愛的小吃。

百味珍的陸老爺子前年過世，鋪子便交由獨子陸安福打理，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真正負責管理的人是陸家女兒陸安滿。

陸安滿從小便對廚房裡的事物有濃厚的興趣，她愛吃也懂吃，而且還很會做吃的。她研究各種食材，舉凡蔬菜水果，甚至是花草藥材，她都將其入菜，並開發出各種口味的甜品糕點，深受歡迎。

陸老爺子過世後，陸老夫人深居簡出，陸安福的妻子甘氏暗地裡不滿已屆婚齡的小姑仍手握大權，於是向丈夫施壓，再由丈夫在陸老夫人跟前說三道四，說陸安滿已過婚齡，再不出嫁恐將錯過姻緣。

做為母親，陸老夫人當然希望女兒能有好歸宿，她當然也看出兒子媳婦兩人嫉妒女兒的能力，急欲將她趕出家門，為免家庭失和，再加上由獨子繼承家業本是天公地道之事，於是她央人為女兒說媒。

可惜陸安滿從小就是個十足十的吃貨，因此吃出了豐腴飽滿的體態，如今都已二十有五了還乏人間津。為了盡快將她嫁出去，陸安福嚴格管控妹妹的飲食，只准她做，不准她吃。

這對一個吃貨來說，猶如十大酷刑般難熬痛苦。

百味珍前頭是店鋪，後面是廚房及陸家人跟夥計們生活起居的地方。在店裡和家裡，都有人監視著陸安滿，害得她不能像以往那樣隨心隨欲的吃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她實在餓慘了，只好「向外發展」，她會將做好的糕點先藏在鋪子裡沒人發現的地方，等到偷閒闕空的時候再溜出去大快朵頤一番。

這天傍晚，她帶著先前藏好的幾塊甜糕溜出鋪子，覓了個隱密的地方，吃起她今天做的芋荷糕。

這是一間寺廟的後門，樹林蓊鬱，鮮有人跡。她是前不久發現這兒的，自此這裡便成了她的「吃貨寶地」。

吃了芋荷糕，再喝上幾口自己帶來的酸梅湯，她舒服的伸展身子，斜靠著樹幹，許是吃飽喝足就犯懶，她不知不覺便睡了過去。

待她突然驚醒，發現天色已全黑，她雖然急著要回家，卻又突然想到還有兩、三塊芋荷糕還沒吃，又想著一回去又沒得吃了，於是一塊接一塊的將芋荷糕給塞進嘴裡。

當她將最後一塊糕點塞進嘴裡，正準備起身離開，忽聽見草叢裡傳來聲音。

就著幽微的月色，她好奇的趨前察看，撥開幾乎要比她高的草叢，她看見一名高大的男子背對著她蹲在地上，而他身前躺著一個人。

她直覺撞上了不該撞見的事，正想離開，可男子似乎發現了她的存在，低喊了一聲，「誰？」

他的聲線低啞，聽起來有點嚇人。

陸安滿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見那男子突然站起，並轉過身來，她也因此看到躺在地上的那個人沒有頭，草地上一灘血，怵目驚心。

頭呢？正當她這麼想著的同時，赫然發現男子一手執刀，一手提頭。

「妳不該見到的。」男子沉聲道。

她驚恐得全身發抖，不自覺揚起眼簾往他的臉看去，這一看，她整個人像是被掌風震開般跌坐在地上。

天色昏暗，她看不清楚他的五官，卻將那佔了他全臉四分之一的可怕傷疤，還有一雙在幽暗中閃著藍燄的眸子看得明明白白。

男人眼底有著懊惱，往前一步。

「啊！」陸安滿驚叫一聲，嘴裡那早已軟爛成一團的芋荷糕就這麼滑到她的咽喉裡，堵著了。

她無法呼吸也無法呼救，驚恐又痛苦，只能眼睜睜看著那提著人頭的男人靠近，她全身顫抖，臉色發青，瞬間失去了意識……

吐出一口黑水，她活了過來，她一睜開眼睛，就看見眼前有個穿著旗裝的美婦，年紀約莫四十歲，正用嚴峻而冷厲的眼神瞪著她。

「賤蹄子！居然敢尋死？妳是想害死我們一家子嗎？！」美婦說著，用力的在她的胳膊上擰了一把。

「啊，好疼！」她驚叫一聲，卻發現這聲嗓不屬於自己，她下意識看著被擰的胳膊……天啊！這條細細的胳膊是怎麼一回事？

她在吃貨寶地撞見了不該撞見的事，然後被芋荷糕噎住，然後……然後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她醒了？」

這時，一個男人走了進來，他身上穿著藏青色暗繡竹葉的長袍，袖口滾著繡上花紋的錦緞邊子，看起來非富即貴。

「幸好醒了，她要死了，咱們一家子都要人頭落地。」美婦氣恨地說，轉頭又對著她罵道：「我真是白養妳這丫頭了，妳娘過世得早，是我拉拔妳長大的，現在該是妳報恩的時候，妳竟敢尋死？！」

看著眼前的兩人，她感到陌生又惶恐，怯怯地問道：「你……你們是誰？」

男人跟美婦望著她，一時之間都愣住了。

第 1 章

不到半天的時間，她明白了。

這種荒唐，甚至可以說是鄉野奇談般的事情居然真真實實地發生在她身上。

她是陸安滿，卻不再是陸安滿。

陸安滿的肉體死了，可是陸安滿的靈魂在另一個死掉的、名叫絳月的十七歲姑娘

的身體裡……重生了。

絳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塔格爾的庶女，她的親額娘恩庫倫在生她時難產過世，從此她是由著現在的額娘，也是她的親姨娘正庫倫養大的。

正庫倫跟恩庫倫是一對姊妹花，當年兩人相隔不到半年嫁給了塔格爾，姊妹共事一夫，倒也是椿美談。

可正庫倫性情冷厲善妒，對待親妹也從不客氣。

恩庫倫生絳月時難產去世，後來正庫倫雖養育了絳月，讓她在府裡長大，可卻與自己的親生女兒絳雪親疏有分，絳月永遠只能吃絳雪不吃的，得她不要的，穿她穿舊的。

她的刻薄，府裡上下全看在眼裡，可正庫倫畢竟是塔格爾的正室，是這右副都御史府裡的當家主母，誰敢對她說三道四？

至於絳月的姊姊絳雪，橫豎就是一個驕縱任性、目中無人的官家千金，她自小讓她額娘嬌養著，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，且有樣學樣，也從來沒給絳月好臉色，老是對她頤指氣使的。

絳月是庶出，娘親又早逝，正庫倫不念姊妹之情，將這個庶女當婢女養，外邊的人也幾乎不知道絳月的存在，每回有公開的宴會，出席的永遠都是絳雪，從沒絳月的分。

在府裡，正庫倫不讓絳月喊她一聲額娘，而是讓她跟下人一樣喊她夫人，甚至連呈報給朝廷的造冊中都沒有她的名字。

由於擁有原主部分的記憶，陸安滿很快就知道自己的處境堪憂，她在這個家裡的地位跟下人差不了多少，更慘的是，她還即將頂包嫁給肅親王。

據她從其他人口中探知，肅親王是當今聖上的皇弟，雖非同母所出，但因立下不少汗馬功勞，深受聖上的信任及重用。

一個正三品文官的女兒能嫁給身分尊貴崇高的親王，那是何等的恩賜及榮耀，絳雪為何不願意，而且塔格爾舉家還冒著欺君之罪，要她頂替呢？

原因無他，只因絳雪肚子裡懷了永城郡王常善的孩子。

說到這常善，不只是京城眾所周知的美男子之一，還是個嫡傳的郡王，他的福晉是康親王的外甥女喜塔喇氏檀花，風流成性的他除了正福晉，還有一名側福晉以及三名侍妾。

常善跟塔格爾走得近，經常在府裡進出，不知何時跟絳雪好上了，甚至珠胎暗結，誰知這時候，聖上突然賜婚，要塔格爾將嫡女嫁給肅親王，情急之下，塔格爾只好讓年紀、容貌、身形都十分相似的絳月代嫁。

其實絳雪從小看著跟自己相似的絳月在她身邊走動，早就不順眼，再者，她前陣子發現常善經常覬覦機會調戲絳月，吃吃她的小豆腐，雖然絳月看著是沒那意願，可自己是絕對容不下這種事。

要絳月代嫁這個主意，就是她想出來的，她那時候是這麼跟父母說的——沒有人知道絳月的存在，由她代嫁是最妥當的了。

常善的福晉檀花至今未能為他生下可以繼承郡王之位的兒子，她想著，若她能生

下兒子，必能取代檀花的地位，她是怎麼都不可能放棄這塊腹中肉。

陸安滿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以及身分，雖然莫名其妙要嫁給一個親王，她是挺掙扎的，但既然她都成了絳月，也只能以她的身分繼續活下去。

欺君是掉腦袋的罪，她好不容易重新活了一回，怎能這麼輕易又死去？再說了，她在這個家裡地位低下，只能被壓著打，搞不好連多吃一口飯都不行。

這麼一想，嫁進肅親王府可好多了，好歹是個福晉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肅親王府的伙食肯定是不會差的，根本是她這個吃貨的天堂。

只是想起百味珍，想起她的娘親，她還是感到難過傷心，她想，她噎死的事一定會讓娘親感到十分悔恨吧？她娘親肯定會怪自己不讓她盡情的吃，害她只能躲起來偷偷的吃，然後……噎死。

如果可以，她真想告訴她娘親，她不是吃太急噎死的，而是被嚇到噎死的。

想起那一夜，想起那個可怕的殺人兇手，她不自覺打了一個寒顫。

禮部接了聖旨，議定由宗人府宗令隆格親王充大婚正使，饒餘郡王充大婚副使，揀定吉日，命塔格爾至午門外行納采禮。

文馬二十匹、甲冑二十副、緞一百疋、布兩百疋、黃金兩百兩、銀一萬兩、金茶具兩副、銀茶具四副、銀盆四只、間馬四十匹、駝甲四十副，排場俱齊，讓塔格爾臉上有光，走路有風，十分得意。

可這肅親王的大婚，卻是說到這兒便結束了。

當天，絳月穿上吉服，坐著八人抬的大喜轎搖搖晃晃的進了肅親王府。

偌大的肅親王府裡，沒有張燈結綵，沒有歡聲笑語，說是辦喜，卻像是辦喪。

迎接她的是王府的總管人稱老烏的烏拉特、管事嬭嬭玉春嬭嬭，還有人稱老哈的護院總管蘇克哈。

他們領著若干僕婢列隊迎接她這個肅親王福晉的到來，可卻不見新郎官——允肅。

她雖不懂得滿人的婚俗規矩，卻也感覺到事不尋常。

她被引領到康寧苑的新房，呆呆的坐在床邊，對這一切都感到困惑及不安。

滿人跟漢人的婚俗真是如此天差地別，新郎官不用現身的？

絳月正思忖著，就聽到外面傳來玉春嬭嬭的聲音——

「福晉，奴婢進來了。」

「請進。」她說。

玉春嬭嬭推開房門，穿過了精繡的帳子跟幾道金雕玉琢的屏風，進到了內室，她身後緊跟著一名小廝跟一名婢女，兩人誠惶誠恐的低著頭。

「玉春嬭嬭……」

絳月正想問，玉春嬭嬭卻打斷了她，「福晉，王爺有令，已將您的兩名隨嫁婢女遣回右副都御史府。」玉春嬭嬭說話的時候，臉上表情不多，看來有點嚴肅冷淡。

「咦？」絳月不由得一愣。這又是哪門子的規矩？這麼說來，她在這偌大的王府裡連個「自己人」都沒有？

但說是自己人也不太對，在右副都御史府裡，根本沒有供她差遣的丫鬟。

「從今天開始，喜福跟春壽就待在康寧苑供福晉使喚，若有伺候不周之處，福晉儘管打罵責罰。」

絳月趕緊道了謝，「嬪嬪別這麼說，我才要請他們多多指教，我初來乍到，往後還要跟大家好好相處。」

聽見她這麼說，玉春嬪嬪稍微有了反應，她有點驚訝又有點疑惑的看著她，對她的禮貌及低姿態感到有些吃驚。

「喜福，春壽，」玉春嬪嬪喚著兩人，吩咐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春壽去備水，喜福伺候福晉梳洗、更衣就寢。」

「是，玉春嬪嬪。」喜福跟春壽小心翼翼的應著。

絳月又是一怔，脫口問道：「王爺呢？」

可是話一出口，她又有點懊悔，她跟肅親王素未謀面，說來根本是陌生人，今晚真要跟一個陌生男人圓房，她也是挺惶恐掙扎的，他不來，對她未必不是好事。可她現在這麼問，卻像是迫不及待想見他，想跟他圓房似的。

她尷尬的皺起眉頭，怯怯地又道：「我只是想……今天是我們的大喜之日，他卻始終沒現身，所以……」

「喜福、春壽，」玉春嬪嬪沒回答她的問題，又喚道：「還愣著做什麼？」

「是。」喜福跟春壽答應一聲。

「福晉，沒奴婢的事，奴婢先退下了。」玉春嬪嬪說完，也不等她反應，車轉身子便走了出去。

接下來整整三天，絳月都沒見到她的丈夫。

她初來乍到，重生前又是漢人，根本不懂滿人皇族的規矩，雖然在嫁進來之前稍微惡補了一番，卻還是不足。

但她擔心代嫁的事被發現，她也不敢多問。

跟在她身邊的喜福是個十六歲的丫頭片子，春壽是個十七歲的少年，兩人都很機靈勤快，但許是被下了封口令，只要有關允肅的事，他們都避重就輕。

不過問不到丈夫的事就算了，但有一件事讓她很不開心，她原想著進到王府就能吃盡山珍海味，沒想到滿人的食物不太合她胃口，教她活生生餓了幾天，心情實在糟透了。

終於，她忍不住了。

第四天的晚上，她偷偷溜出康寧苑，到廚房翻箱倒篋的找食物，廚房裡沒有吃剩的東西，倒讓她發現了豆腐跟水缸裡的活魚。

「太好了！」絳月撈出一尾活魚，打算給自己做道豆腐燒魚。

當她正準備宰了那尾活蹦亂跳的魚時，忽然聽見有人沉聲喊道——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啊！」她嚇了一大跳，手一鬆，魚逃命似的一蹦一扭，摔到了地上，在地上奮力的跳動著。「唉呀！」她急忙去抓起魚，飛快的把牠放回水缸去。

絳月鬆了一口氣後，想到害她嚇了一大跳的人，正想回頭瞧瞧是誰膽敢對著肅親王福晉這般大呼小叫，那人忽地又是沉聲一喝——

「不准轉頭！」

什麼？在這肅親王府裡，居然有人對著她說不准？這還有王法嗎？

明明心裡不服氣，明明覺得對方簡直可惡，但不知為何，他的聲音卻讓她有種顧忌，甚至是畏懼的感覺，她還真不敢轉頭了，不過口頭上還是要替自己爭一下面子，「不准？我是肅親王福晉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允肅。」那人說。

絳月一楞，允肅不就是肅親王，不就是那個自成親到現在都不曾見過一面，猶如鬼魂般存在，讓她覺得自己根本嫁了個鬼、嫁了個神主牌似的丈夫？

「允肅不就是……」她直覺是對方在糊弄自己，一邊轉過身，一邊氣呼呼地罵道：

「你騙人……咦？」可是她身後卻已不見半個人影。

怎麼可能？剛才才在她身後說話的人，怎麼可能就這麼不見了？她難以置信的追出去，東張西望，確實沒看到任何人的身影。

她納悶地低喃著，「難不成這世上真的有鬼？而她見鬼了？」

清晨，喜福進房伺候梳洗時，一夜難以成眠的絳月忍不住又問起了允肅的事情，可喜福的反應還是一樣，只說「奴婢不知，奴婢不敢多嘴」。

想起昨晚的事，絳月越發覺得疑惑，洗漱更衣後便去找了玉春嬪嬪。

「玉春嬪嬪，王爺究竟在哪裡？」

「王爺的行蹤，奴婢豈能過問？」玉春嬪嬪跟她打太極，「許是出遠門了吧？」

出遠門這種鬼話都說得出來？昨晚他還跑到廚房嚇她呢！

絳月本想提起昨晚的事打臉對她撒謊的玉春嬪嬪，但又怕自己夜裡去廚房偷吃的事被發現，有失體統，只好作罷。

「福晉，」玉春嬪嬪續道：「王爺雖已不在朝中，但還是有些要事在身，依奴婢看，應是最近事忙，過些日子福晉定能見到王爺的。」

眼見玉春嬪嬪等人口風緊實，八百棍也打不出一個屁來，再問也是白問，絳月索性不問了。

只是，這肅親王府裡的人個個都神祕兮兮的，活像這偌大的府邸裡有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一般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罷了，他避而不見，她或許還樂得清閒。

眼下對她來說，最重要的倒不是允肅現不現身，而是她真的餓壞了。

「玉春嬤嬤，有件事想跟妳商量一下。」絳月的態度有些卑微地道。

玉春嬤嬤一愣，忙道：「商量不敢，福晉有何吩咐，奴婢自當效力。」

「是這樣的……」絳月涎著笑臉，「王府裡的東西我有點吃不慣，這幾天實在餓壞了……」

玉春嬤嬤一聽，表情瞬間變得嚴肅又懊惱，「奴婢該死，服侍不周。」

「不不不，」絳月連聲安撫道：「什麼該不該死的，沒那麼嚴重，只是想請玉春嬤嬤跟廚房說一聲，給我燒幾道江浙菜，或是湖南菜也行。」

聞言，玉春嬤嬤微怔，「福晉喜歡這些？」

「嗯。」她點點頭，「嬤嬤知道泰豐樓、東興樓、豐澤園，或是會仙居吧？」

「聽過。」

「我最愛吃他們的菜色了。」提起這幾間飯館茶樓，絳月都快流口水了。

「這好，我跟廚房說說。」玉春嬤嬤答應道。

她一聽，興奮極了，一把抓著玉春嬤嬤的手，開心得又蹦又跳，「謝謝玉春嬤嬤，有勞妳了。」說完，她愉悅的走了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玉春嬤嬤臉上不由得浮現疑惑。

這時，烏拉特來到她身邊，低聲道：「福晉真的有點不尋常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玉春嬤嬤回道：「我聽說她是個驕縱傲慢的千金小姐，下人稍有怠慢，她便得理不饒人的嚴懲一番，可她一點都不像。」

「也許傳聞有誤。」烏拉特又道。

「王爺不會弄錯的。」她說。

「這倒是，不過……」他撓撓腮幫子上的虬鬚，欲言又止。

「她一直問起王爺的事，你該問問王爺有什麼打算。」玉春嬤嬤說道：「再怎麼說，她也是肅親王福晉，不能就這麼放著不管，要是這事傳回右副都御史耳裡，怎麼都交代不過去。」

烏拉特沉吟須臾，回道：「這我也曉得，可妳知道王爺的，怕他不肯……」

「肯不肯是王爺的決定，還是得跟他說一聲。」她的兩隻眼睛直視著他，「這事就交給你了。」說罷，她邁出步子走了。

烏拉特面露難色，苦惱地碎唸道：「這種惱人的差事怎麼就交給我了？」

夜裡，烏拉特悄悄的進到王府西邊的玉書苑裡，沿著廊道，他來到最底的一間房間門外，屋裡透著微微的光亮，裡頭傳來細微的翻書聲音。

「老烏？」屋裡傳來男人低沉的聲音。

「正是老奴。」烏拉特恭謹的回答。

「有事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進來吧。」

「是。」烏拉特小心翼翼的推開房門，繞過兩扇六面的繡屏，進到一間書室。書室裡，一名身著黑色常服的高大男人正坐在書案後方閱讀，他的袍子上暗繡行龍及雲海，樣式雖然樸實，卻又帶著低調的貴氣。

男人的左臉從額頭至眼下有大片火傷疤痕，佔了全臉的四分之一，模樣有點駭人，但依著他未毀容的其他四分之三的臉，可以看出他本來該是英俊非凡的美男子。

他有著濃密的劍眉，鳳目重瞼，高挺的鼻子，寬額，還有著一張飽滿的唇，且他的身形高大健美，一看便知是個練武之人。

他正是當今皇上的皇弟——允肅。

他是穆貴妃所出，由於穆貴妃出身較低，在十九名阿哥裡，他的地位不如其他阿哥高。

他自小在阿哥所裡，常受到其他阿哥的欺凌，唯獨當時的十三阿哥，也就是當今聖上，對他照顧有加。

他十三歲那年，先帝便將他送到邊關，開始他漫長的軍旅生涯。

他勇猛善戰，武功高強，在幾次的戰役中立下非凡戰功，二十歲那年先帝便封他為振威將軍，同年，與他關係緊密的十三阿哥也登上太子之位。

兩年後，邊關幾個部族聯合叛亂，太子請纓上陣，遠赴邊關協助平亂，兄弟倆並肩作戰，攻無不克。

可是在一場戰役中，他們中了埋伏，遭到敵人火炮攻擊，他為了保護太子，以肉身護駕，遭到火炮重擊，臉上便留下了如此怵目驚心的傷疤。

之後，太子登基為帝，他也受封肅親王，出宮闕府，還娶了輔國公之女文端格格。成親後，他再度前往邊關，直到三年前才又回到京城，並辭去武官之職。不久，他以文端福晉身染惡疾為由，對她下了休書，將她送回娘家。

從此，他深居簡出，韜光養晦。

皇上念他曾在邊關救了自己一命，准他不上朝，對他的偏愛，眾所周知，有目共睹。

可他看似賦閒在府，不問政事，卻受到皇上的重用及信任，為皇上執行某些不可也不能浮上檯面的任務及行動，例如剷除政敵，平亂撥正。

「這麼晚了，有什麼事？」允肅淡淡地問，眼簾抬都沒抬一下。

「王爺，是關於福晉的事……」烏拉特小心翼翼地道。

允肅微微皺眉，瞥了他一眼，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王爺打算一直對福晉避而不見嗎？」烏拉特問。

聞言，允肅沉默不語，且他的表情可不和善。

烏拉特怯怯地又道：「福晉一直問起您的事，玉春嬪嬪、喜福跟春壽都快被她問瘋了。」

「唔。」允肅悶哼一聲，繼續翻頁。

「王爺，雖說福晉不是為了替王爺傳宗接代才娶進門的，但畢竟是皇上賜婚……」見他不語，烏拉特斗膽續道：「這事要是傳到塔格爾大人那兒，恐怕他不會太高

興。」

允肅冷冷地回道：「本王還怕他不高興？」

「不，不是的，是……」烏拉特又道：「王爺，其實咱們府裡這位福晉很不一般。」

允肅微一挑眉，「噢？」

烏拉特知道自家主子有這樣細微的反應就表示還願意聽下去，急忙又道：「據說塔格爾大人的嫡女是個自小嬌生慣養的大小姐，脾氣跟做派與那些皇親貴族的格格們相比，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」

「說些我不知道的。」允肅說。

「可是經過這幾日的接觸相處，奴才和玉春嬪等人發現福晉為人客氣禮貌，親切謙遜，生活起居也挺隨和，一點都不像傳聞說的那樣。」

允肅沉默須臾才又開口，「或許她只是做做樣子。」

「奴才倒不覺得。」烏拉特一臉正經八百地道，「有些習氣是藏不住也裝不了的，可福晉從頭到腳都不見一絲官家千金的習氣跟做派。」

允肅若有所思，不說話了。

烏拉特見主子不說話，知道自己退下的時候到了，於是恭謹告退，離開了玉書苑。允肅想起了昨晚的事，那時他剛從外面回來，見有人從康寧苑出來，一路偷偷摸摸的往廚房而去，他跟了上去，意外發現那人竟是塔格爾的女兒絳雪。

很多年以前他是見過她的，當時他對她的印象極差，她不過才十二歲，可性子高傲驕縱，待人嚴厲刻薄，一看便知是個被寵壞了的嬌嬌女，可他沒想到的是，多年後他竟得奉皇上之命娶她為妻。

昨晚他忍不住好奇的跟著她進入廚房，見她東翻西找，竟是在找尋食物，教他不由得一驚，內心狐疑。

接著，她找到豆腐，又從水缸裡抓出一尾活魚，一副要洗手做羹湯的樣子，更是讓他驚愕得快要掉下巴。

幾年不見，她似乎變了，當年那個驕縱得讓他想一巴掌搥過去的丫頭，如今竟成了進得廚房的好廚娘？

因為太驚訝，他不由自主的開了口。

這是他們第一次對話，不知為何，他有種心跳加速的感覺，當他意識到她要轉身並看見他的模樣時，他竟一溜煙的跑了。

現在想起來，他未免感到懊惱。

他十幾歲便上戰場殺敵平亂，縱使面前千軍萬馬，兵士如蟻，他也從沒怕過，更沒逃過，可他卻在她轉身之前心慌的逃了。

他為什麼跑？為什麼……怕？怕她見到他的樣子就不喜歡他、畏懼他？不，他壓根沒想過要她喜歡他，因為他很清楚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，也很清楚自己為什麼娶了她。

她想見他嗎？心有所屬卻被迫嫁給他這個有著惡鬼一般容貌的男人，她不是心有不甘，充滿怨恨嗎？既然如此，她為什麼想見他？

好，既然她要見他，他就會會她。烏拉特說的對，既然娶了她，他也沒道理一直

避著，這肅親王府再大，總也有山水相逢的一天。

打定主意，他起身，邁開步子走出玉書苑。

第2章

進到她的房裡，他每走一步都覺得腳底發燙，心跳加速。

那感覺就像是兩軍對峙時，敵不動，我不動，靜靜蟄伏在黑暗中那種既不安卻又期待的感覺。

只是，現下少了那份肅殺。

來到床前，他靜靜的看著她熟睡的臉龐，幽微的光線下，他還是可以隱約看見她的模樣。

當年見她，她年方十二，如今雖只過了五年，她卻已長成了這般動人的樣貌。

長眉侵鬢，蛾眉淡掃，那長長的睫毛靜靜的躺著，猶如兩面羽扇，她有著挺秀的鼻梁，那飽滿柔嫩的唇瓣，似是清晨的粉嫩花瓣，令人忍不住想嚐上一口。

女大十八變，這話真是說的一點都不假。

也難怪永城郡王常善會經常往塔格爾的府上走動，以他那風流的性子，豈會放過這般天香國色的小姑娘？

就在他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她突然睜開了眼睛，然後做出他一點都不意外的反應——尖叫。

睡得迷迷糊糊之際，絳月隱約聽見聲響，她微微睜開眼，忽見一張可怕的臉出現在她眼前。

那佔了全臉四分之一的可怕傷疤，那教她永生難忘的一張臉，老天！怎麼會？！

「啊！」她尖叫一聲，下意識用錦被蒙著頭。

是他！是那個讓她嚇到噎死的殺人兇手，他怎麼會在這裡？他……他是來殺她滅口的嗎？喔不！

「不要殺我！不要殺我！我不知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！」她蒙著頭，拚命的求饒。

「殺妳？」允肅看著用錦被蒙著頭的她，微微一愣。

見著他可怕的样子，她驚聲尖叫，他是可以理解，縱使她早就耳聞他毀容的事，恐怕也沒想到是如此可怕的傷疤吧？但她喊著「不要殺我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」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妳不是要見本王，還到處打聽本王的下落嗎？」他的語氣冷冷淡淡的。

絳月不由得一愣，這聲音不就是昨晚在廚房對她說話，嚇她，然後自稱是允肅的人的聲音嗎？

這一會兒，她回過神來，也漸漸冷靜下來了。

對呀，她已經不是陸安滿的模樣了，當初的殺人兇手怎麼可能找上她？再說，這肅親王府守衛森嚴，別說是人，恐怕連隻鳥都飛不進來，那兇手又豈能入府殺她滅口？

他肯定不是來殺她的。

但他分明就是那晚砍下人頭的兇手，他分明就是……喔不！不妙！

妳不是要見本王？

她咀嚼著他的這句話，隨即意識到一件事，原來她那天晚上看見的殺人兇手正是肅親王允肅。

她以為自己死了，就算是重生，應該也不可能再有機會見到那晚的殺人兇手，卻沒想到繞了這麼一大圈，她成了另一個人，合該有著不同的命運，卻還是遇上了他。

這是老天爺跟她開玩笑嗎？她跟殺人兇手到底有什麼前世恨、今生果，大清朝的皇親貴胄雖不是多如繁星，但也不只兩、三個，哪個親王不嫁，竟讓她嫁給了他？她不是嫌棄他的樣子，讓她頭皮發麻的是，他是個冷酷無情、殺人不眨眼的兇手啊！

她蒙著頭，不動也不說話，他可沒什麼好耐性哄她，伸出手，一把將她從錦被裡抓了出來。

「啊！」完了！不妙，真的是大大的不妙！絳月驚叫一聲，連忙壓低頭，彷彿還能聽見自己猶如擂鼓的心跳聲。

見她又驚叫了一聲，將頭壓得很低，瞄都不敢瞄他一眼，許是被他的容貌嚇壞了吧？

想到這兒，他有點懊惱，沉聲命令道：「抬起臉。」

她害怕的搖搖頭，還是不敢抬頭。

「不是一直想看本王，怎麼現在卻不看了？」他低喝了一聲，「抬頭！」

她嚇得整個人震了一下，渾身不住的顫抖。

他知道她被他臉上的傷疤嚇壞了，曾經，他是十幾位阿哥裡最後的一個，如今卻像惡鬼一樣令人望而生畏。

「妳應該聽說過本王臉上的傷吧？沒人告訴妳嗎？」他受傷毀容之事，宮裡有誰不知曉？她的父親應該也將此事告訴她了。

她用力的搖搖頭，她當真不知道，沒人告訴她他是個臉上有可怕傷疤的男人，她想，絳雪之所以不嫁，顯然不僅是因為她已懷上常善的孩子，而是她知道他的臉……

這麼說來，原主也是因為不想嫁給一個毀容的男人而服毒自盡的嗎？

其實，她怕的不完全是他可怕的傷疤，雖然乍看確實挺嚇人的，但真正讓她感到恐懼的是，她親眼見他殺人並砍下首級。

玉春嬾嬾說他經常夜裡出門，夜裡返府，他在無人的夜裡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可怕的事情？難道說他受傷後心性大變，晝伏夜出，到處胡亂殺人？

想到這兒，她越覺得心驚。

「我叫妳抬起頭來。」她一直不敢看他，不禁惹惱了他。

話音方落，允肅的耐心也盡失，他伸出手，一把掐著她的下巴，猛地一提。

絳月倏地瞪大眼睛，彷彿一隻受驚的小貓。

他強迫她看著他的臉，「怎麼，覺得本王的臉很可怕？」

她搖搖頭。她怕的不是他的模樣，而是他做的那些他以為無人知曉的事。

允肅的兩隻眸子迸射出肅殺銳芒，定定的望著她，唇角浮現一抹冷厲的笑意，「讓

花容月貌的妳嫁給一個毀容之人，妳一定很不甘心吧？」

絳月在心裡回道，她才不是什麼不甘心，她一點都不在意嫁給一個醜八怪，不管對方是先天醜，還是後天醜，她都不在意。

從前的她並不是個漂亮的姑娘，而且體態還很豐腴，從十三、四歲起，她就常聽到別人明裡暗裡的笑話她，她太明白被人以外貌論定一切的感覺有多難受。

即便重生後宿了絳月的身子，成了一個有著姣美容貌的姑娘，她也沒有以貌取人的嫌棄他。

她才沒那麼膚淺，膚淺的是他吧？

這麼一想，她竟不覺得害怕，反倒有點生氣了。

她不知哪來的熊心豹子膽，一把揮開他捏著她下巴的手，兩隻杏眼圓瞪著，直勾勾地看向他，氣呼呼地道：「是，我是不甘心！我本來合該有大好人生，可現在全毀了，全都毀了！」

她本來是百味珍的吃貨千金，就算一輩子嫁不出去，也可以很快樂，而且她壓根沒想過要嫁，只想一輩子開心的在食物的世界裡攪和。

可是因為他，她噎死了，還宿在絳月的身上，被押著嫁進肅親王府，毫無自由可言就算了，連吃都無法盡興，她是真的太不甘心了。

允肅冷冷的瞪著她。合該有大好人生？她指的是她本可以跟英俊的永城郡王在一起，卻嫁了他這麼個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鬼的丈夫？

說來，他也只是奉旨娶她，完全沒想過要跟她做一對真正的夫妻，但此刻，他竟被她激怒了。

他從沒想過要碰她，可這一瞬間，他卻興起了念頭，那不是渴望，而是報復，是懲罰。

「不甘心是嗎？」允肅一把拽起她的手，冷酷的瞅著她，「不甘心也得甘心。」

迎上他的黑眸，發現他眼底迸出駭人的光，絳月心頭一驚，還沒反應過來，他已一個勁的將她推倒在榻上，整個人朝她壓了過來。

「啊！」她驚叫一聲，本能的反抗。

她的抵抗不從，越發激起了他的怒氣，他的大手往她胸口一抓，扒開她的衣服，露出那雪白細嫩的肌膚。

幽微光線下，她的肌膚泛著魅惑的光澤，激發了他霸道、征服的本能。

他俯身，卻不親吻她的唇，而是粗暴的蹂躪她柔軟的身軀，用一種羞辱的方式侵犯她。

「住手！不要！」絳月拚命的掙扎抵抗，可她一介弱女子，哪敵得過這個長年在沙場上征戰的男人。

「我是妳的丈夫，妳不能拒絕我。」允肅沉聲說道。

她眼底泛著委屈的淚光，無助又氣憤的看著他。

是，他們已是夫妻了，她當然知道他要對她做什麼都是天經地義的，但是別說他對她沒有愛了，甚至連一點點基本的尊重都沒有。

他把她當青樓花娘一般，認為她卑微又低賤。

「妳一直想見我，不就是為了這個？」他的唇角勾起一抹冷漠又帶著諷刺的笑意。她氣恨、不甘心的瞪著他。

允肅冷哼道：「我可不會對妳太溫柔，妳擔待著點吧。」說罷，他彷彿將她當成一個任人擺布的布娃娃，粗魯的撕扯著她的衣物，揉捏著她的身軀。

絳月全身顫抖，眼淚掉個不停。

她感到羞恥，感到受傷，感到憤怒，也感到無奈，她不敢、不能，同時也無力拒絕。

眼一閉，牙一咬就結束了。她閉上雙眼，在心裡這麼告訴自己。

可當他粗暴的拉下她的褻褲，分開她的雙腿時，她猛地睜開眼睛，驚恐地大喊，「不——」

她再一次反抗，也引起他更大的反應，他將她拉向自己，抓住她亂踢的腳。

老實說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他雖是一介武夫，不懂得憐香惜玉，卻也從沒用這種強迫粗暴的方式對待過女人，然而此時面對她，他卻像是失去理智一般，她越是抵死不從，他越是想懲罰她。

因為她每一個抗拒的動作，每一聲不要，在他眼裡，都是為了常善。

感覺到他的大手探向自己的兩腿之間，絳月掙扎著尖聲哭喊道：「不要！住手！放開我！不要——救命！來人啊！喜福！春壽！玉春嬾嬾！」

這時，同在康寧苑中已經聽見聲音的喜福跟春壽急忙跑到房門外喊道：「福晉，您怎麼了？！」

怕他們誤以為有惡人入侵而衝進來，允肅沉聲喝道：「都給我滾！」

聽見房裡傳來的是王爺的聲音，喜福跟春壽陡地一驚，惶恐的面面相覷，不敢動也不敢出聲。

「喜福！春壽！救我！」絳月方寸大亂，明知向他們求援無效，卻還是不由自主地喊著他們的名字。

但她很清楚，他們是不敢也不會進來救她的，於是她心一橫，提著一口氣猛地坐起身，抓著他的手，狠狠的在他手背上咬了一口。

這一口咬得又深又用力，允肅濃眉一揪，懊惱的瞪著還咬著不放的她。

武人的反應教他幾乎想反手給她一掌，可他一個大男人哪能對她動手？他只好一個振臂震開她，她整個人向後仰，翻倒在床上。

眼看著一切成了可笑的鬧劇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懊惱的起身離開。

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絳月知道自己暫時安全了，不知是鬆懈了還是嚇壞了，她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永城郡王府中，塔格爾正在花廳候著常善，常善姍姍來遲，一派輕鬆。

一見他現身，塔格爾立刻起身行禮，「郡王爺。」

常善就著那張上等檀木椅子，四平八穩的坐下，下人馬上奉上一杯冰涼沁脾的奶

酪，他吃了幾口，一臉滿意。

「肅親王府那兒……」他睇著塔格爾，「沒什麼消息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塔格爾搖搖頭，「絳月未回門，但似乎代嫁之事未被識破。」

常善一笑，「本王就說你多慮了吧。」

「下官也是擔心肅親王……」

常善打斷了他，「允肅這些年幾乎不露臉，哪裡知道絳雪的樣貌？她們姊妹倆十分相似，除非熟識，否則也難以分辨，再說了，外邊的人根本不知道絳月的存在，允肅又哪裡會知道嫁進王府的是絳月，而非絳雪？」

塔格爾一臉愁容，「下官哪能不擔心？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要是東窗事發，怕是要誅連九族的。」見常善一副「你真是杞人憂天」的表情，他接著又道：「再說，絳月那丫頭之前還因為不肯代嫁而服毒自盡，人雖然救回來了，也總算答應嫁進肅親王府，可下官還是擔心她會出什麼紕漏。」

常善哼地一笑，一臉不以為然，「這你就更不用擔心了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女人啊，再怎麼不願意，只要睡過了，生了孩子，都會認分的。」常善說。

塔格爾急忙順著他的話，討好卑微地道：「說到這個，其實下官今天來是為了絳雪的事……」

一聽到絳雪這個名字，常善馬上露出苦惱煩悶的表情。

「郡王爺，」塔格爾小心翼翼、低聲下氣地道：「絳雪的肚皮藏不了多久，再過一些時日，下官打算把她送到城郊的莊子去養胎待產，不知郡王爺幾時才能給她一個名分？」

常善沉默不語。

「郡王爺，絳雪肚子裡可是您的親骨肉吶。」

常善皺起眉頭，神情不耐地道：「這事本王知道，不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福晉是何人，她可是康親王的外甥女呀。」

塔格爾當然知道，檀花福晉性情強悍，之前為了永城郡王納妾之事，就已鬧得不可開交，要是短時間內再提及收房之事，恐怕她會大力反對，甚至鬧到康親王那兒去。

但絳雪的肚子已一日一日大，這麼等下去又豈是辦法？

常善敷衍了塔格爾一番，又見塔格爾眼底隱藏著一點不滿，立刻又好聲好氣地道：「右副都御史大人，放心吧，我遲早會給絳雪一個交代的。」

聞言，塔格爾眼睛一亮，「郡王爺所言不假？」

「不假。」常善說道：「你就先安排她到城外的莊子去住著吧，需要什麼花費，都由本王支出，行嗎？」

這樣的回答塔格爾雖然不甚滿意，但勉強還能接受，他點點頭，「謝郡王爺。」

喜福跟春壽雖然不敢將昨晚的事到處胡說，但還是告知了玉春嬤嬤。

一早，喜福前來服侍絳月梳洗，才剛替絳月穿好衣服，玉春嬤嬤便來了。

「福晉，王爺有請。」玉春嬤嬤說。

絳月一愣，想起昨晚的事，她還餘悸猶存，她不安地看向喜福，喜福也是一臉愛莫能助的表情。

「福晉要是梳洗穿戴完畢，就到玉書苑去吧。」玉春嬤嬤說完便先退下了。

絳月面有愁色，低頭不語，若有所思。

「福晉，您沒事吧？」喜福怯怯的問。

她抬起眼簾，幽幽一笑，「能有什麼事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」

絳月在喜福跟春壽的陪侍下，踩著那讓她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花盆底鞋前去玉書苑。

進到玉書苑，只見偌大的花園裡擺了一張圓桌，允肅就坐在桌前，而桌上約莫有十幾道的各式菜餚，竟都是她先前跟玉春嬤嬤提過的江浙菜。

她心想，許是他想為昨晚的事跟她賠罪，才會命人做這一桌好菜「孝敬」她。

吃貨如她，瞬間就將昨晚的事暫時拋下，加快腳步上前，她看著桌上的南腿菜扇、雞油菜心、糟燴鞭筍、蝦油菠菜、西湖醋魚、龍井蝦仁，忍不住開心的大叫，「哇！」江浙菜又稱吳越菜，非常重視菜蔬魚蝦，口味偏甜，是她的最愛。

「終於有像樣的東西吃了！」

她急著要坐下來，允肅卻冷喝了一聲，「誰讓妳坐了？」

絳月一怔，動作一頓，疑惑的看著他。

他叫人備了這一桌佳餚，卻不讓她坐下來吃？那他要她來做什麼？

「我沒說讓妳吃。」允肅拿起筷子，神情冷漠地道：「我是讓妳在旁邊看著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美食當前，他卻要她只能看不能吃？他的心也太狠了吧。

當著她的面，他慢條斯理地開始吃起滿桌的菜餚，一道一道輪著吃。

絳月不斷吞著口水，兩隻眼睛巴巴的望著他用筷子將美食放進嘴裡。

她真的餓壞了。

自她嫁進王府至今，沒一餐飽過，她只要餓了就會鬧脾氣，現在還只能看著他大啖美食，更讓她不滿。

原來他根本不是要向她賠罪，而是存心要報復她、懲罰她。

而且她很快的就發現到他吃得不多，每一道菜他都沒超過三箸，就連那道西湖醋魚，也只吃了半面的一半不到。

沒吃完的東西，待會兒怎麼處理？丟了？老天爺，這樣暴殄天物，肯定要遭天譴的。

就在這時，允肅放下銀筷，命人將菜餚收走。

見狀，她再也忍不住的急喊道：「慢著！這些菜都要收走？」

「吃完了，當然要收走。」他說著，用眼神示意下人將菜餚收走。

看著那幾個僕婢真的開始收拾著一桌子的江浙菜，絳月難以置信的喊道：「我還沒吃呢！」

「誰說給妳吃了？」允肅淡漠的睇著她，「本王只是讓妳來陪吃，沒說妳能吃。」

「你……你真是太可惡了！」她對他發起脾氣。

一旁的喜福、春壽、玉春嬾嬾、蘇克哈跟一千僕婢全都一怔，看傻了眼。

允肅的濃眉微微一皺，「妳說我可惡？」

「你當然可惡！」她什麼都能忍，就是吃不能忍。「天底下豈有丈夫吃飽喝足，卻讓妻子挨餓的道理？你還是男人嗎？」她一屁股坐了下來，氣呼呼的瞪著他。她的反應教允肅微微一怔。

他故意叫她來罰站，不讓她同席用膳，就是為了報復她昨晚的抵死不從，若她只是因為害怕或害臊而拒絕他，他可以接受，但偏偏她是為了常善才拒絕他，這一點，他忍不了。

可現在，她的反應讓他有點想笑，甚至覺得有趣。

她很生氣，氣他沒讓她吃這些美味佳餚，似乎她什麼都不在意，只在意吃，他突然想起她之前在三更半夜溜進廚房找食物的舉動……她就這麼愛吃？

看來，用吃來懲罰她還真是對了。

一旁的僕婢們看著，都覺得心驚膽跳，從來沒人敢這麼跟王爺說話，可福晉卻罵王爺可惡，態度還十分不敬。

只是在替福晉捏了把冷汗的同時，大夥兒又感到新奇有趣。

「你知道美食當前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是多麼痛苦的事嗎？」絳月直視著他，「那就像有個美女對你投懷送抱，你卻只能眼巴巴的看著，摸都不能摸一把一樣。」此話一出，春壽忍不住噗哧一聲的笑了。

他一笑，蘇克哈跟玉春嬾嬾便瞪著他，他也知道自己犯了錯，急忙低下頭，一臉惶惶不安。

幸好允肅此時的心思都在絳月身上，沒多餘的時間責罰他，甚至連瞪他一眼都沒有。

「你每道菜只吃幾口就要人收走，這是道理嗎？」絳月真的餓得頭昏眼花，幾乎要失去理智，「你說說，那些菜收下去之後都去了哪裡？」

允肅神情淡然地回道：「要不是人吃了，就是狗吃了，再不就是倒掉了。」

她氣憤的瞪著他，「王爺的意思是，你寧可倒掉，都不肯讓我吃，是嗎？」

他沒回答，算是默認。

絳月聽見自己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著，肚子越叫，她的火氣越大，口氣更加不善了，「你這叫暴殄天物，小心會天打雷劈遭天譴！」

玉春嬾嬾連忙喚了一聲，「福晉。」

被玉春嬾嬾這麼一喊，絳月猛地回神，意識到自己說了許多不得了的話。

雖然她說的一點都沒錯，但允肅畢竟是她的丈夫，還是身分尊貴的肅親王，她儘管是福晉，可也太放肆了。

允肅一派輕鬆的站了起來，似笑非笑的瞅著她。「回去吧，明兒再來。」

明兒再來？意思是明天一早他還要繼續這樣折騰她？

絳月氣得眼睛都冒火了，恨恨的瞪著他，「妾、身、告、退！」她故意一字一字

說得又慢又用力，以表達滿腹的不滿及憤怒，說完，她一個旋身，氣急敗壞的走了。

翌日，絳月起了個大早，到廚房去給自己弄了幾道菜。

廚子龐叔正領班烹煮著王爺的早膳，手邊有許多新鮮上好的食材，絳月見了，便偷一點來給自己加菜。

「福晉，您的手藝真不得了。」看她手腳俐落，輕輕鬆鬆的給自己做了五菜一湯，龐叔著實難掩驚訝。

「好說好說，雕蟲小技罷了。」她有點得意。

其實，她的強項是甜食糕點，只是王府沒得讓她發揮。

「喜福、春壽，端著，咱們走。」

她一聲令下，喜福跟春壽便端著她煮的五菜一湯離開廚房，回到康寧苑。

還沒進康寧苑，便見平時在玉書苑伺候的江硯一臉焦急地來回踱步。

一見福晉回來了，江硯急忙上前福了個身，「福晉，這會兒王爺正候著福晉呢，請福晉趕緊移駕玉書苑。」

「今兒不去。」絳月不滿地道：「你回去跟王爺說，我肚子疼，不舒服。」說完，她便領著喜福跟春壽進到康寧苑，她指揮著兩人將菜餚碗筷都擺好，接著又道：

「來，坐下來一塊兒吃。」

「嘎？」兩人皆是一怔，同時回了一句「奴婢不敢」和「奴才不敢」。

「什麼敢不敢？」絳月一手抓了一人，硬是拉著他們坐下，「一起吃飯多熱鬧，飯菜都特別香呢！」她還不忘批評不在場的允肅，「我才不像你們王爺那樣，小氣鬼！」

聽著，兩人知道她還氣著昨天早上的事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來，別客氣，快吃吧！」她就像從前在家裡那樣，招呼著喜福跟春壽共享美食。

「哇！這豆腐燒豬肝真入味！」

「老天爺，這……這是什麼？」

「是糖醋瓦塊魚，來，嚐嚐這道鴛鴦羹……」

「福晉，您的手藝真是一點都不輸龐叔呀！」

主僕三人吃得心滿意足，開心得像要飛上天似的。

突然，外頭下人高喊一聲，「王爺到！」

喜福跟春壽一聽，嚇得跳了起來，急急忙忙擱下筷子，直挺挺的站好。

這時，面無表情的允肅走了進來。

「王爺。」喜福跟春壽恭謹又害怕的低著頭行禮。

允肅看著桌上擱著兩雙筷子，再看絳月手上拿著一雙，立刻明白剛才他們主僕三人正一起用膳，他內心疑惑不已，她居然讓僕婢跟她一起同席用膳？

「王爺。」絳月心不甘情不願的站了起來，敷衍的點了個頭後又坐了下來，手裡

的筷子更是沒有放下來過。

「誰給妳備的膳？」他問。

「我自己弄的。」她說。

看見桌上那五菜一湯，都不是尋常胡亂烹調的菜式，他不禁驚疑，她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官家千金，居然有這等可以開飯館的手藝？

「不是說肚子疼？」

「我是肚子疼。」

「疼還能吃？」

「我餓得肚子疼呀！」絳月理直氣壯地回道。

此話一出，旁邊的人，就連平時不苟言笑的蘇克哈都差點笑出來，可是見到自家王爺寒著一張臉，所有人憋到內傷也不敢笑出聲來。

「現在立刻到玉書苑去。」允肅命令道。

「等我吃完。」絳月整個人像是黏在椅子上似的，文風不動。

「現在就走。」

「不要。」她好不容易能吃頓像樣的，誰都不能阻止她。「王爺先回去，等我吃完了再去看王爺用膳。」

允肅真沒想到她真跟他擰了，他濃眉一皺，惱火的看著她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好，本王就在這兒等妳吃完。」

「拜託不要。」絳月哀怨的瞅著他，「看著你，我胃口都差了。」

聞言，一旁的下人都覺得腦袋發麻，一個個用「完了、慘了」的眼神看著她。

允肅面無表情，冷冷的直視著她，不知在想著什麼。

他那冷峻的表情及眼神，讓絳月覺得背脊一涼，她知道自己衝過頭了，闖禍了，可是她就是不服氣，憑什麼他可以糟蹋人？

他是肅親王沒錯，但肅親王就可以不講理嗎？

來啊，互相傷害！她心裡想著，不自覺的揚起下巴，挑釁的瞪了回去。

允肅的眼底閃過一抹冷光，「春壽。」

「奴才在。」春壽緊張的應著。

「給喜福一耳光。」他說。

「咦？！」春壽一驚。

所有人也都驚疑的看著王爺。

「還不動手！」允肅沉聲喝道，兩隻眼睛猶如刀刃般射向春壽。

「奴……奴才遵命。」春壽一臉驚惶無措，慢慢的轉過身去，在表情害怕的喜福臉上搨了一記。

「你剛才不是吃過了？沒力氣嗎？再掌！」允肅再度下令。

春壽逼不得已只好再加重力道搨了喜福一耳光。

喜福委屈得掉下眼淚。

絳月回過神，氣憤地質問道：「你這是做什麼？！」

允肅冷然一笑，「從今爾後，喜福便是妳的替罪羊，凡是妳犯的錯，都由喜福承

擔。」

絳月簡直不敢相信他居然這麼壞心眼。「你算是哪門子的主子？為什麼要讓無辜的人受罪？」

允肅不理會她，再次命令，「春壽，掌。」

春壽疑怯的看著絳月，絳月對著他搖搖頭，要他抗命。

「春壽，你是聽她的，還是聽本王的？」允肅深知在這王府之中，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任何人可以反駁或改變他的命令。

春壽緊蹙著眉頭，驚惶得眼眶跟鼻子都紅了，轉過身，他低聲的說了句，「喜福，對不住了。」說完，他舉起手，就要再打喜福一耳光。

「慢著！」突然，絳月一喝，丟下筷子快步走上前，擋在喜福身前，怒視著允肅，「你橫什麼橫？有本事就衝著我來，別折騰喜福！」

允肅冷厲一笑，「妳是主，她是婢，主子犯錯，婢女受之。」說著，他對春壽喝令，「掌！」

他這話才說完，絳月突然雙膝一屈，跪了下來，然後左右開弓的打了自己兩巴掌，而且她可不手軟，兩頰馬上浮現紅通通的印子。

此舉教所有人震住了，包括向來處變不驚的允肅。

絳月直視著他，倔強地道：「不夠的話，我再多打幾下！」說著，她又要打自己巴掌。

「福晉！」喜福見狀，急忙跪下，痛哭著道：「奴婢該死，求福晉別再打自己了。」

「夠了嗎？」絳月依舊瞪大著兩隻眼睛瞅著允肅。

所有人都看傻了，主子替僕婢受罪，這可是不曾有過的，他們真沒想到福晉的性子如此剛烈，又如此的真情實意。

玉春嫵嫵向蘇克哈使著眼色，蘇克哈則搖搖頭，玉春嫵嫵蹙眉一嘆，只好親自出馬。

「王爺，快讓福晉起來吧。」她在王爺身邊輕聲勸著，「這事傳出去，不好。」

允肅怒不可遏的瞪著絳月，「沒本王的允許，誰都不准讓喜福起來。」語畢，他轉身就走。

允肅再如何霸道，是也不能讓福晉跪著，他讓喜福長跪，是因為他知道打算跟喜福同甘共苦的絳月也會跟著跪。

他從沒被真正的惹惱過，可絳月是真的惹惱了他。

她完全不將他放在眼裡，更別說擱在心上了，她處處不順從他，甚至與他作對，他從沒碰過像她這樣的女人。

明明是個十七歲的丫頭，竟有著這般吃軟不吃硬的脾氣，好，他愛新覺羅允肅也不是什麼好脾氣的男人，這回，他一定要讓她吃足苦頭，讓他知道這王府裡是他說了算！

「王爺，氣氣就算了，還是讓喜福起來吧。」玉春嫵嫵跟了出去，仍在勸著，「她跪著，福晉也跪著。」

「是呀，」蘇克哈也跟了過來，幫忙說情，「福晉脾氣硬，恐怕誰也勸不起來。」

「她想跪，就讓她跪著。」允肅這是吃了秤砣鐵了心。

「王爺，福晉身嬌肉貴，這要是……」

「別說了。」允肅態度強硬，一口打斷了玉春嬪嬪的話，冷眼一掃，「誰都不許求情。戌時之前，喜福都不准起身。」

現在還是早上呢，到晚上戌時，那得多長時間啊！想著，玉春嬪嬪都發愁了。

一個時辰一個時辰的過去，那太陽越來越火辣了。

絳月陪著喜福這一跪，就是足足的一整天，這還是夏天呢，雖然她們是在室內，又有人給兩人送水，但也跪得她們主僕倆頭昏眼花的。

喜福因為福晉與她同甘共苦而感動不已，卻也因此感到不捨愧疚。

她向絳月道歉，絳月對她打氣，雖然漫長又辛苦，可兩人終於熬過去了。

太陽下山後，雖然涼快輕鬆許多，可兩人也漸漸有了疲態，尤其是絳月。

原主是服過毒的，這副身子早弄壞了，要再重新養起也不是一、兩個月的功夫就行，絳月心想，以後她一定要好好把這副身子養好養胖，不再如此弱不禁風。

到了戌時，玉春嬪嬪來了。

「福晉，快起來吧，王爺准喜福起來了。」

絳月一聽，十分開心，「喜福，太好了，妳能起來了。」

「是呀，福晉也能起來了。」喜福說著，先站了起來，然後跟玉春嬪嬪一人一邊的將絳月扶起。

「福晉，您還好吧？」看她神情疲憊，臉色有點發白，玉春嬪嬪憂心地問道。

「玉春嬪嬪，我沒事。」絳月溫煦一笑，「我自己能走。」

喜福跟玉春嬪嬪聽了，慢慢的鬆開了手。

絳月自個兒往前走了幾步，身子晃了兩下，便因為體力透支而厥了過去。